

□ 惟寅

跨界研究的传世经典

作为东方学家，石泰安毕生深耕亚洲文明研究，精通多国语言，依托比较宗教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，打破文明壁垒、打通学科边界，构建起独树一帜的亚洲文明研究体系。

石泰安早年求学于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，系统接受东方学教育，而后进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，专攻中日两国语言与文化。旅居巴黎期间，他师从葛兰言等汉学泰斗，深耕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研究。同时，他钻研藏学，与中国学者于道泉结下深厚学术情谊。

实地田野调查是石泰安学术研究的鲜明底色。1940年前后，他远赴中南半岛，任职于河内法国远东学院。这期间，他走遍越南城乡街巷，驻足古寺宗祠、寻常民居，细致观察当地庭院陈设的盆景造景，记录传统民居的空间形制。在长期的实地勘察中，他察觉到，盆景、民居等看似普通的日常物象，并非简单的装饰陈设，其背后暗含一套完整且严谨的象征体系，承载着当地人隐秘的宇宙观念与原始信仰。

1946年，石泰安以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身份赴华考察，他的足迹遍布昆明、成都、北平、内蒙古等地。1951年，他接任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“中国宗教史讲席”，逐步拓宽研究边界，将研究方向调整为“远东与高地亚洲宗教比较研究”。此后，他运用比较研究法，试图串联东亚各地文化脉络，挖掘不同地域文明的共性与特质。

1957年，他接连发表两篇学术论文，聚焦传统居所的空间象征意义，解析古建筑中蕴藏的宇宙观念。1981年，步入退休之年的石泰安，着手整合数十年研究成果。1987年，《壶中天地》定稿，在巴黎出版。独特的研究视角、新颖的解读逻辑，让这部著作很快引发学界热议，至今仍仍是跨界研究的传世经典。

被低估的文化载体

在公众乃至部分研究者眼中，盆景是文人雅士消遣把玩的审美雅物，是装点庭院、陶冶情操的装饰摆件。而《壶中天地》的价值，便是突出盆景原始、本真的文化属性，认为盆景不仅是审美器物，更是远古信仰的具象载体。

在越南河内、顺化等地的田野调研中，石泰安发现，当地俗称“小山”“假山”的盆景，是庭院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古时，中南半岛的寺庙、宗祠乃至寻常百姓家，盆景陈设有着严格规制。它们大多安放于殿堂正前方，搭配专属楹联、牌匾，并深度融入祭祀祈福等民俗活动。河内真武观庭院内的盆景假山，镌刻“隐仙洞”三字，直白指向缥缈的神秘世界；宝光灵祠将盆景与神亭对称排布，楹联题字寓意蓬莱仙境。即便是家境贫寒的普通人家，简易粗朴的盆景也承载着辟邪纳福、阖家安宁的美好期许。

石泰安提出，盆景的微缩雕琢，不是单纯的尺度缩减，而是古人精神追求的具象表达。匠人以人工技艺凝练山川灵气，萃取宇宙精华，将天地神韵收纳于小小器物，寄托世人对虚幻世界的向



明代吴伟《武陵春图》(局部)

方寸藏乾坤 一壶见天地

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，向来有“壶中天地”的浪漫哲思，世人多将其视作文人笔下的诗意修辞，却少有人深究这一意象背后，深埋于文明底层的宇宙观与精神信仰。法国东方学家石泰安耗费近半生心血打磨的著作《壶中天地：远东人文思想中的盆景与民居》，以盆景这一不常为人所关注的物质文化形式为切入点，试图撬开东方文明隐秘的精神内核，为理解东方传统山水、建筑文化提供了学术贡献。时隔数十载，该书中文全译本正式面世。

往。在盆景造景中，嶙峋奇石象征昆仑仙山，潺潺流水对应瑶池圣水，山石孔洞隐喻连通仙界的洞府，整套造景逻辑与道家“洞天福地”思想高度契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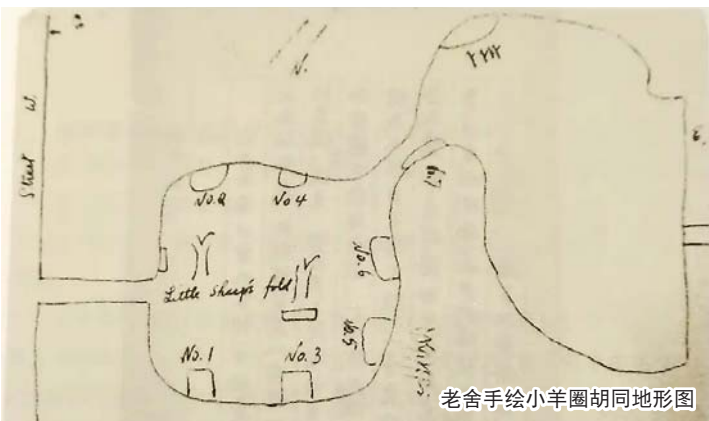
为梳理盆景的信仰内涵，他提炼出画之方术、以小喻大、世外天地、壶中之天、圣地与女神、神木与灵石、退隐与回归七大主题，构成完整且严密的文化逻辑体系。在石泰安的研究视角下，人工雕琢的微缩山水，是隔绝尘世喧嚣的一方秘境，也是世人回归本心、滋养元气的精神港湾。由此可见，盆景是将五岳山川、江河湖海、洞天福地等文化意象，浓缩于方寸盆景之间，构筑起独属于东方的“壶中天地”。

为溯源盆景文化脉络，石泰安结合出土文物与古籍文献展开考证，证实盆景与汉代博山炉、六朝魂瓶一脉相承。汉代博山炉以炉盖雕琢海上仙山，承盘模拟浩瀚沧海，香烟缭绕之时，仿若云雾环绕仙境，是汉代求仙问道思想的直观体现。六朝魂瓶雕琢山形纹路、通透洞穴，寄托着古人魂归仙境的美好愿景。二者作为盆景的文化雏形，都承载着古人对永恒生命、浩瀚宇宙、缥缈仙境的朴素向往。

唐宋之后，盆景逐步走入文人圈层，审美属性被不断放大。元代盆景被称作“些子景”，小巧精妙、意境悠远；明代盆景成为文人书斋、私家园林的必备陈设。即便历经朝代更迭、审美变迁，盆景在民间依旧保留着祈福辟邪的原始功能，其根植于血脉的信仰追求从未消散。

《壶中天地》还详细分析了盆景各类造景元素的象征寓意。松柏四季常青，象征福寿绵长、生生

不息；菖蒲自带灵气，被视作祥瑞仙草，寓意驱邪避灾、纳福护身；多孔奇石雕琢通透孔洞，寓意山洞府，汇聚天地灵气；浅盆池水模拟江河湖海，既是生命之源，也是连通天地的通道。各类元素遵



老舍手绘小羊圈胡同地形图

循“全形场所”理念，搭配组合、相辅相成，构建出山、水、草木兼备的微型生态，营造出东方先民的理想空间。

石泰安强调，“壶中天地”并非文人夸张的文学修辞，而是有现实价值。葫芦、陶壶一类封闭容器，象征圆满闭环、自给自足，隐喻为世人逃离俗世纷扰、安放身心的理想居所。《后汉书》中费长房随壶公入壶成仙的典故，便是生动演绎。在古人的想象中，小壶内藏玉堂仙殿、珍饈美酒，构筑出独立于凡尘俗世的完整宇宙。而盆景围合封闭、小巧精致的形态特征，恰好与“壶”的文化寓意相契合。

这一考证，将盆景从普通观赏器物，转变为解读古人生命观、空间观、信仰观的关键切口。石泰安从而重新界定了盆景的文化定

位，认为盆景起源于远古民间信仰，在民间民俗文化中逐步发展成熟，后期融入文人审美意境，是民众宇宙观、生命观与家园理想的物质载体。

扎根大地的理想家园

如果说盆景是可随身携带、自由挪动的微缩天地，那么传统民居便是扎根泥土、守望一方的人间洞天。完成对盆景的文化解析后，石泰安又将研究视角平移至民居建筑，试图通过分析亚洲东部民居的空间构造，挖掘古建筑背后的宇宙象征意义。

他考证认为，亚洲东部民居的建筑形制，源于先民顺应自然、适配环境的生存智慧。北方严寒之地，先民开凿穴居，向下延伸的建筑结构便于防寒保暖；南方湿热区域，先民搭建干栏式建筑，架空房屋格局实现防潮通风。一南一北、一上一下，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建筑形制，并非地域文化差异造成，而是古人敬畏自然、适配环境的共同选择。漫长岁月中，

轴心，如同昆仑神山一般，支撑起天地秩序。由此可见，传统民居的各类构件，除了功能性设计，还是古人宇宙观的直观物化。

依托跨地域、跨民族比较研究，石泰安发现，藏地民居的中心立柱、蒙古包的通透天窗、华北四合院的中空天井、越南民居的屋顶开孔，建筑形制虽有差异，但功能寓意高度统一，皆践行“天地——居所——人”同构共生的理念。跨区域的文化共性，打破了狭隘的地域文化壁垒，充分证明亚洲东部各族群共享一套完整的空间哲学，拥有极高的文化认同感，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力。

与此同时，石泰安指出，亚洲东部传统民居普遍具备围合、封闭的空间特征，与“壶”的文化寓意不谋而合。作家老舍笔下北平小羊圈胡同的葫芦形布局，便是典型代表。闭合的空间隔绝外界喧嚣，营造出安全静谧、安稳自给的居住环境，精准诠释东方人对私密居所、安宁生活、圆满自在的追求。

区别于传统建筑史研究，石泰安没有开展抽象的哲学推演。他直言，过往建筑史研究过度偏重文人审美、精英思想，一味考究建筑材质、施工工艺、风格迭代，忽略了普通民众最朴素的居住体验与精神诉求。而《壶中天地》的创作初衷，便是回归民间视角，深耕寻常百姓的居住空间，挖掘藏在砖瓦梁柱之间、属于普罗大众的宇宙观与家园理想。

盆景是可移动的壶天，收纳自然山水；民居是固定的壶天，复刻宇宙乾坤。盆景凝练自然之美，民居构筑人间秩序，二者共同承载先民的空间理想。在石泰安看来，这种独特的空间哲学，贯穿当地文化发展脉络，进而沉淀为亚洲东部地区独有的精神标识。



《壶中天地：远东人文思想中的盆景与民居》
[法]石泰安 著
陶金 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